

这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女人

——访电视剧《戊子风雪同仁堂》主演龚丽君

每当提起龚丽君，就会想到那个在周公馆中身着墨绿旗袍的女子，19年了，她被赞为“天字一号繁漪”，温婉的回眸，爱恨交织的眼神，她在话剧的舞台上把那个有着无限美丽和刻骨忧愁的女人演到了极致……从小众舞台走向电视荧屏似乎已是一种潮流，这么多年来她却在荧屏上鲜有露面，“为了陪伴女儿。”这话一出口，便散发出无限的母性温情，此时发现，优雅、温和、古典……这些展现中国女子美好性情的词用在她的身上似乎都是恰到好处，如果说和《雷雨》中的繁漪还有一些性格反差，那这回做“同仁堂”中的二奶奶，她绝对是本色出演。

就因和宫晓东彼此稔知，单凭导演的一句“角色很适合

你”，龚丽君就接下了这部戏，听听带有“同仁堂”三个字的剧名，她忽然就来了表演的兴致。可以说，乐家二奶奶陈玉婷是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女人，默默地站在二爷背后，在二爷遭难时奋力顶住了这个家。“她是个帮夫的女人。”龚丽君打造的陈玉婷极具韧性，但不露锋芒，虽说演和自己性格相似的角色并不费力，但毕竟是话剧舞台出身，习惯了一气呵成、连贯爆发的节奏，演起影视作品总觉得换了一种味道，“要时不时地间断，激情也要说来就来。”

别看龚丽君是个温和的人儿，但遇到表演观点有分歧时她还会据理力争，这不，她和当家的“二爷”就理论上了。那是场悲喜交加的戏，二爷出门被

打劫，结果家人接到报信说二爷被杀，乐府的天当时就塌了。但当毫发未伤的二爷回到家时，作为二奶奶的龚丽君带着剧中两个女儿又哭又笑，大落大起的情绪爆发得十分激烈。谁曾想，王学圻扮演的二爷却异常冷静，进门后扫了一眼哭成一团的妻女，拿起一张报纸淡淡地问：“怎么了？”……“王老师，怎么能处理得这么冷？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激动一些！”龚丽君为自己和两个“女儿”打抱不平，女人们因假消息都悲痛欲绝了，二爷见此情景怎能无动于衷？王学圻却觉得没必要处理得太过戏剧性：“又不是什么大事。”……这也许就是男女看事情的差别，在龚丽君的坚持下，“二爷”虽然嘴上最终也没服软，但表演起

来还是改了。

演完了“同仁堂”，龚丽君的习惯都变了，之前一生病就吃西药的她现在改吃中药，“因为拍戏的时候被触动了。”她说乐家人都要学着做药丸，她就亲用手金箔包过同仁堂的蜜丸。那场戏的道具都是真货，薄如蝉翼的金箔，裁成小块，滚动之下包覆整个丸药。“要小心啊！都省着用啊！”制片千叮万嘱咐。这种颇为讲究的制药细节让龚丽君很震动，也因此对中药产生了信服。如今的龚丽君有点忙，一边忙着话剧《哈姆雷特》的演出，一边在河北的“大观园”中扮演着薛姨妈，问起难得的闲暇如何安排，她又恢复了做母亲的温情：“都陪女儿。”

(张维)



“药就是命”

——访电视剧《戊子风雪同仁堂》主演王学圻

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一贯低调的王学圻安静地坐在剧组的一干人中，若非刻意寻找，几乎错过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影坛，王学圻就几乎把沉稳、质朴、成熟的男人角色塑造了个遍，戏演了不少，但宣传不多，也许是不善于此，也许是不喜此道。但凭借独特的气质，他身后追随者甚多，无论是旧时的《强行起飞》，还是近年的《天地英雄》、《军人机密》，都被观众津津乐道，“魅力男人”的标签就这样被眼睛雪亮的大众贴在了王学

圻的身上。

《戊子风雪同仁堂》中，王学圻扮演的“乐二爷”是同仁堂的大掌柜，也是乐家的顶梁柱，在1948年年底那风云骤变的39天中，是他用自己的良知选择了这家百年老店的未来……演一位正气凛然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这对于王学圻来说并非难事，一副圆眼镜、一身马褂造型的他完全脱离了“军人专业户”的感觉。提及拍摄中的种种事情，他对自己的表演细节谈得很少，只反复强调：“这部剧极具现实意义，希望电

视剧的播出对一些企业有所启发。”也许是近期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王学圻颇为感慨，他记忆最深的一场戏也与此相关：“说说劈劈吧。”

那场戏最能体现同仁堂制药的规矩和讲究，第一个场景是在乐家的公事房，乐柏年与各分店经理开会，因新制的牛黄清心丸中有颗粒状的杂质，乐二爷发怒了：“要查出原因！”镜头迅速切换到药厂，乐柏年仔细查看着筛药用的筛，头筛、二筛、三筛……每个都不放过。“药要筛得细如藕粉，那下的是什么工夫？”王学圻说，自己虽然对中药炮制一窍不通，但演戏的过程却让他明白制药绝对是个细致而讲良心的活儿。比如剧中出了纰漏的“筛药”环节，就是因为筛跳了丝，才让药末的细腻程度没有达标。“那些筛是用极细的钢丝编成，

很昂贵，二爷一生气，用砍刀都劈了。”“劈筛”的镜头拍了足有半天的时间，也是王学圻情感爆发最为激烈的一场戏，“他这么做是为了对百姓的命负责，因为在同仁堂，药就是命啊！”

也许因为军人出身，王学圻总让人感觉很“正”，言谈话语间，总在强调“责任”二字，并坦言接拍也是因被乐府的祖训所感动，“每研发出一种新药，掌柜都要亲自试药，确定有效及对人体无害后才会上柜出售，希望这部戏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但问起对老字号同仁堂的认知，实在的王学圻又说了句实在话：“上初中时第一次吃同仁堂的药，知道了这个名字，感觉病好得很快，其他的了解真不多。”

(张维)

精雕细琢的美

——写在电视剧《美丽无声》播出之后

■梅赫子

《美丽无声》播出时总有朋友问，这剧是在哪里拍的？于是一个个耐心地告知：乌镇。所得到的反馈总是出奇的相似：“真美！很想去看看。”当时就有感觉，陈逸飞的画曾经成全了周庄，那么《美丽无声》极有可能成全乌镇。其实，观者是这样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看该剧片花时就感叹一个字——美。而且是那种温婉、细腻之美，无论是景象还是人物，都在这个大特点中行走，让人恍惚。

在如今高产的电视剧市场中，以江南为地域特征的年代剧并不稀奇，以女性人物为主打的抗日题材也不稀奇，《美丽无声》没占到什么特殊的先机，只是幸运地摊上了个唯美的导演。剧的调子细雨润物，闲花落地，四处都是一派烟雨蒙蒙的诗意，阿菊、阿莲、阿田、单太太，甚至是辰妈等，都是长相温良的女子，说起话来低眉顺目，江南女子的感觉被诠释得非常到位。尤其是几位年轻女孩子的扮相，眼神柔和清澈，笑起来清风拂面，笑起来梨花带雨，在那些高高低低的老房子中，泛着雨水的青

石板路上，穿着一身的青花小褂摇曳其中……光是这些，就足够了。难怪有人感叹：如今能拍出这么养眼的电视剧，难怪！”

其实这种“精致”不能全部归于取景地的自然天成，乌镇是游览过的，的确是个悠闲的水乡，但全新修缮的西栅景区还没有酝酿出如此浓烈的诗情画意，氛围的成功营造是少不了剧组主创人员们的雕琢之功。那些细节至今难忘，比如百分之八十的人造雨景、总是湿漉漉的石板地；比如在吴家，所有丫鬟在屋内大堂走动时都要光着脚，出门时会小心地在门口穿上木屐，随着啾啾的木屐声越来越远，人才慢慢走远……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该剧的制作上最为恰当，故事的凄美和政治大背景的紧迫被潺潺的江南之水化解得少了几分凌厉，增了几分韵味，也成就了该剧独特的味道。如此说来，“主旋律”的内容核心披上精致婉约的外衣，《美丽无声》在不失现实意义的同时显出了与众不同的别致。

杜俊泽的每次出场都不同，头一日身穿一件带围巾的毛线衣，性情含蓄温和，颇有几分成熟的书生气；后一日再见到却头戴亮闪闪的棒球帽，身穿毛边白马甲，走路连蹦带跳……用他的话说，什么样的心情就搭配什么样的衣服。本以为这样的外表是因为随意的个性，“其实，我是个很认真的人。”说这话时，杜俊泽的眼中突然就看不到了孩子气。他说的“认真”是在拍戏上，而且还因此和宫晓东导演在第一次合作时就闹掰过。宫导是个爽快

而有脾气的老头，高兴时朗声大笑，生气时暴雨雷霆，没想到这次碰上了个“较真”的杜俊泽。《鸳鸯错》时因为创作观点的不同，杜俊泽并非像其他年轻演员一样唯导演是从，而是梗着脖子理论，结果是被宫导大吼：“信不信把你轰出去！”

不欢而散并非最后的结果，《戊子风雪同仁堂》开拍前，杜俊泽接到一个熟悉的电话，话筒那边是宫导京味十足的声音：“臭小子，在哪呢？”杜俊泽激动得全身的血一下都涌到了胸口，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导



演还记得自己。用宫导的话说，孙浩这个角色试了100多人，都不成，看来非杜俊泽莫属了。

这是一个在内心挣扎与精神扭曲中活过的角色，作为乐家的准女婿、一个教师，孙浩和乐家小姐相爱，却因此被敌方看中、威逼，所有的酷刑几乎都上了身，为了保全同仁堂，在极度的精神折磨下纵身跳下高塔……悲剧式的人物给了杜俊泽极大发挥空间，他的第二场戏就要表演得很拧巴。

那是孙浩首次告密，他把一只写好消息的纸鹤颤抖着挂在树梢上，之后因受不了内心的问责而踉跄摔倒，在冰面上他用拳头奋力敲打，尖利的冰碴扎破了手，血流了出来。此时的杜俊泽已完全入戏，丝毫没有感觉到冰上已是殷红一片……“别停，继续拍。”宫导悄悄嘱咐摄像，把镜头推近。那场戏结束后，宫导看杜俊泽的眼神明显增加了几分赞许：“这小子，要出来了。”

杜俊泽演戏有个特点——感情投入太快，认乐柏年为父的那场戏中，乐小珊和孙浩一左一右趴在老爷子的肩膀上痛哭。那条拍完后，王学圻看着湿透的右肩一脸不满：“这不是口水吧。”杜俊泽在一旁抹着眼泪说：“没，真是哭的。”圈里有个名导演曾对杜俊泽说：“年轻演员中我就见过两个人，一个你，一个苗圃，头一分钟还在桌子下踹狗玩，后一分钟已眼泪刷刷的了。”

这小子，要出来了

——访电视剧《戊子风雪同仁堂》主演杜俊泽

学音乐剧出身的杜俊泽喜欢挑战角色，在拍摄的近10部剧中，他演过公子哥、白领、黑社会老大、杀手、歌星……可能因为外形比较阳光，最多的身份还是演某某人的儿子，于是，经常能看到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女演员拍着一米八几高的杜俊泽说：“儿子，妈来了……”

(张维)